



活生的水

良兆彭 著編

行印局書界世海上

發 印 翻 準 不

行

版出月一年九十國華中

所 號 上海四馬路
各 省 世 界 書 局

水 司

全一

實 價 國 幣

一 元 二
zn.

(外埠加郵費匯賬)

編 著 者 彭 兆 良

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

序

這本小冊子水的生活是我當暑夏一手執筆，一手揮汗時寫成的。夏日如火般難受，當我承受這溽暑的燼灼，豈不渴念冰的冷然涼我心，水的潤然快我意；山間清泉以浴我身體，江上涼風以吹我胸懷？這幾物，毋如我多不能得。然而暑氣決不因我的不可得而便稍減。我這樣地坐在北牕下，它這樣地由幾方灼來，蒸汗在身如雨如蟻，滴汗著紙如筆如墨。吁，夏可畏哉！我烏得地上之水，盡化成冰，盡造荷蘭水，盡爲清泉，盡噓涼風，以快我心，適我意，涼我身！然後我愈覺得水是可愛了。

這些原不過是些利已的妄想，水的功用豈僅爲消暑而已。當我從各方面考察它底生活：如雲霧雨露霜等冰雹等現象的變化之奇，與它在神話，藝術上被設想的美麗，和在科學上生活的現象及對於近世文明的貢獻，這個出奇而又觸目

皆是的東西，我們可拿什麼來與它相比？孔子說『雖小道，必有可觀。』何況水有這般神奇的生活？

書中有幾處是祖述他書之說，（如雲之研究），頗類於專門，但讀者如果不把這書僅當作閒書去翻閱，一邊讀，而一邊就天上實有的現象（如雲）去考察一下，當祇覺其簡而不覺其繁罷。

這書因爲是我當暑天草成，或則要使我更久的「汗顏」着呢，雖然，我決不敢敷衍潦草，那是無疑的。

民國十八年七月著者記

例 言

一 本書依生活叢書普通之編例草成：便是以有興趣之筆，述水的生活，所以從其變化的現象上、神話上、文藝上、科學上，各方面講水的故事，以使有趣。

二 本書一部分是以實際的知識，告訴讀者，期有助於藝術與科學的進步。一部分是以極玄學的知識，告訴讀者，期有助於讀者的幻想，而養成其文學興趣。

三 本書參攷書：爲 Ruskin's modern Painters, 物理學，希臘神話，及中國古代詩詞賦等類。

四 本書插畫，有二三幅爲日本名畫，其餘，則選取與本書最關係之畫片充之。

目 次

一 水與變化生活.....	一
二 水與神話生活.....	一六
A 希臘神話.....	一六
B 「渦堤孩」 Undine	二九
三 水與藝術生活.....	三八
A 水在中國文學上的地位	三八
B 水在西洋文藝上的地位	五三
四 水與科學生活.....	五九
一 從雲霧雨露至霜雪冰雹的情形	六三
二 自虹彩至蜃樓的情形	六六

三 汽與近文世明 六八

五 結論 七三

一 水與變化生活

一切自然物最奇而有趣者，莫過於水。如我們想它在動物體素中所占量的大小，在我們生命上地位的重要；看它在空中的美象；在山間，在地上；連想它在神話、傳說、藝術、科學上地位。這個出奇的東西，我們有什麼可與它相比？我們怎樣可坐在透明的玻璃窗下，用一枝拙筆把它的生活狀下，它是這般奇而有趣！

第一、是它變化的生活——它在自然狀態中的各種現象。

朋友們！如果我們於朝暾方上，於唧唧喳喳的晨雀聲中，步到園中，見花葉草叢上面，着滿一滴滴珠般的東西，跳映於嫩日之下，晶然而美的，這是什麼

? 不是露，是水的化身。

淅淅瀝瀝，淚也似灑落下來，引起孤客、寡婦、騷人無窮的煩惱。然在另一方面。它是『海之天使』，從雲中鼓着無色透明的翅，飄然飛下，滋萬物，盈江河，使大地上瀟瀟然如音樂般美；這不是秋霖或雨，是水的化身。

一望瀰漫無際，或橫於江上，或籠於山面；眼底盡是千里，舉目無非天涯；昏昏噩噩令我們不知所措，這不是霧，是水的化身。

或如石般而透明，或如布般掛下，所謂『海風吹不斷，山月照還空』者，這些是什麼？不是冰，或雹，或瀑布，是水的化身。

『東方雲海空復空，羣仙出沒空明中。』

蕩搖浮世生萬象，豈有貝闕藏珠宮？

心知所見皆幻影，敢以耳目煩神工？



重樓翠阜出霜曉，異事驚倒百歲翁。』

這咏的不是什麼海市，明說起來，是水汽的折光作用，實則也便是水。而且我們更有雪，更有雲霞那些東西。



雪是一切物中最潔白而有越的了。從北風叱咤中，如鵝毛般飛也似，如陣龍雲門鱗銷落也似，搓綿扯絮的下來，在窗前、在廣庭、在深巷、在空山、令我們想起王維一首五言咏雪的詩來：

『隔牖風驚竹，

開門雪滿山；

灑空深巷靜，

積素廣庭間。』

這是一首狀下雪的很微妙的詩：雪底峭寒，足使山獸匿跡，廬人加炭。皓白

的庭前，什麼都悄悄地躲藏起來，祇餘幾隻餓雀一跳跳地在那裏覓食，更顯的閑靜，這是雪時一般景況，也便是這詩所狀的意境。然雪的美，初非這「閑靜」二字所可畢盡。我們必不當忘於日光映照下的燦然如明珠般奪着眼睛的雪之鮮美呵。這是宇宙間最大的艷麗之一。我們如果於大雪之後，披了重裘，留心向戴着深雪的山上去考察一回，便知於暖光下，雪底曲線是怎般不可思料地的完美和變化：它底晶耀的面怎樣如透明般而非透明，它底光和陰怎樣千迴百折地無限映射而至於無窮，即它底影也白皓皓地如天上的浮雲一般；這個偉美却非詩筆所能曲達，也非畫筆所可畢肖呢。

真的，雪底整個的美，包着三個原素：寒，白，和潔。這三素的概念實在是聖潔我們靈魂的一帖清涼劑，它給我們冰一般的感想：屏俗慮而絕塵想；它使我們心意瑩潔，好像飄飄然羽化而登仙。昔人有云：

「我欲乘風歸去，又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。」

我云『瓊樓玉宇』不必天上求，那寧是虛妄而渺茫；這每年必有幾度植在我們底人間，惟必須有幸福的人方能感到，這便在降雪時。蓋雪之清美如此。

雪是水之高潔的靈魂，雲霞是水之變化的另一靈魂。

我們欲研究雲底生活和變化，當想到英國十九世紀時一位研究雲最成功的藝術家，這人是羅斯庚（J. Ruskin）。下面的研究便是根據他著名的近世諸畫家

上寫成——依此寫，因為我覺得沒有別的比這更美好的了。

像 羅斯庚



雲之第一個而是最重要的一個特性，是依其組成的不同之高度。大空當分做三段，各儲着性質截然不同的雲；這些雲，在實際上，雖無割然可分的界線，但就其性質論，却顯然地呈現不同。羅氏區爲上層雲，或卷雲部之中層雲，或

平鋪雲部之下層雲，或雨雲部。

這所謂上層雲須當一萬五千英呎之上，所以，即是歐洲最高之山峯，也是不及親觸的了。這是雲中之最美者，有下面這幾種特性：

一是勻稱有秩序：這些雲幾乎常排列在某幾種固定而顯然的秩序裏邊，通常
是很多長行有時從天頂直達到地平線，每行是爲無數的橫門所組合而成，這些橫門幾乎長短相彷彿，每根中厚而兩邊消融於不見；長行的方向是與風的方向平行，所以橫門是與風成爲直角的了。習常，這類的系統有兩個，表明兩個不同的風底方向，於上下相切，組成一種織物於天空。

另有一種排列法是一簇簇極美，絲般，平行的纖微，常一端發光而散開，另一端凝斂而擠緊；頗類似馬尾。散開這端時向上向下曲折，但同時許多簇皆作一致形式，曲折的姿勢無論怎般拗曲常捲上作盆狀。狹的這端是向着風，所以這些纖微是與風相平行。

上層雲的排列雖或時加變化，但大端不外這樣；如此它們和別種雲底不同，乃在乎有種計劃和系統了；至於別種雲雖亦有某些律爲不可違反，但比較地是沒有系統般一致的組織。所以勻稱是上層雲第一個特色。

次是邊底銳硬：上層雲中雲門之邊在向風這面，常是天空間最勁的雲殼；別種雲無論怎般顯著有力比之是百不迨一的。雷雲在黑色方面是最顯著的了，然其邊却軟而模糊，遠不能和一塊卷雲如火磚般砌於青天上邊的相比。反之，雲門底另一邊順着風舒展，乃極軟弱，常消融而不見。當天空無風時，兩邊俱弱，雲乃如圓而渾然的了。

三是繁複：這些雲且有極繁複的數，如海浪般，如樹葉般，但遠較顯明。蓋它們不僅是些長行，橫凹而已，每條凹雲又且分出無數魚鱗般的東西。如擠密些，則常像海浪衝擊在沙灘上的浪勢一樣，但分開些，乃成爲斑駁美麗的鯖天。通常，雲門間距離愈大，則這些雲塊的散佈也愈散漫，其條理有時也竟不能

看出。我們祇見天上一羣羣羊般的狀態罷了。

四是色彩清純：上層雲最近離地面也足有三英哩之遙——因為所距遼遠，所以其邊黑色的望去似更淡。這些雲隔絕塵埃，不染煙氣，是爲最純清的水霧所凝成，而在最輕純的空氣中被觀着。復次，它們所受陽光曛照亦遠烈於較下者。所以，它們看去是更清純而活潑，閃闪光。

最後是變化：變化因在一致的勻稱裏邊，頗難著目。別種雲秩序紊亂而變化又極單調，當乏統一的連絡性則形相尤劣；但是有一簇魚鱗般的雲，掩障半天，受同一的力所支配着而大致相彷彿，然各個又各有其特異處——有輪廓較美的，有式樣較悅目的，有更彎曲得自然和更美麗點的——集於一處，以相比較，其美自是加倍的顯著了。在這裏，自然於類似中而仍保存着鱗雲的個性，其結果是使更美。

這樣是上層雲偉大的屬性；不論他們是美或印像與否，且待讀者自己實地去

考察，或較更有意思。下邊是吳德華綏在野遊上所狀的這種雲的美景：

但霞光，現在驟然發射出來，

退隱在山峯後邊，或籠於深濃的煙靄中，向蔚然的

天穹輻射——遠——而闊：

于是無數的小浮雲，在我們得覺察之前，投刺經緯它們天上的組織，曾變的

如火花般跳動的了，——

雲塊分而成勢，無數式樣，集合地，散布在半天際；

互相輝映，反射，

融和地流動着，這煥然的光彩從無竭的光泉裏以至不能復吸受了。

那天體上重疊地彰耀着這些水汽，仍顯的是一致的壯美。



我們在讀各家詩，尤其是咏中國底廬山的，常見『深籠雲煙』這句話；這因爲各山上都有一層白雲籠罩着，使雲峯飄渺不定而見其奇，尤其是廬山五老峯深有這種異景。現在，這種雲即是羅氏所說的中層雲，在大空中占據高度可一萬呎，高出海面自五千呎至一萬五千呎。

這些雲因爲介於卷雲與雨雲之間，有時附麗於較上的雲而顯助其美，有時混